



林文源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自94學年度起開授「科技與社會」等課程。清大中國語文學系95級（現為中國文學系）畢業，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社會學組碩士，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社會學及科學研究博士。為清大正式開辦通識教育第一年的學生。

給清大師生們關於通識的一句話：

我期望中的通識課程是培養終生的通識能力，也就是從具體問題出發，結合專業與生活，進行跨領域思考，以改善現狀、豐富人生。



幾門通識課的回憶： 沒上到的課、自修的課、共同成長的課

直到今日我才知道當時我在1990年開始上的通識課，剛好是清大通識開辦的開始。正好藉這機會發表一下感想。

通識課一直是我在大學期間最感興趣的課，儘管距離畢業已經多年，而且今日又回到通識中心任教。讓過去上通識課的點點滴滴又一一浮現。在印象中，有三門課（其實也不能算是），分別是沒上到的課、自修的課、共同成長的課，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對我的思考與生活經驗影響很深。而這也影響我以清大通識校友的經驗，繼續在我目前開設的課程中拓展。

第一門課是陶藝課與其他藝術實作類課程。在我就學期間，我一直對陶藝等習作課程有興趣，但無奈僧多粥少，從我大一入學一直到畢業，卻從未選到過這些課。然而，有趣的是，卻也因為這種缺憾，讓我從在學時一直到現在，持續保持到圖書館找畫冊看，參觀藝術中心，還有藝術工坊的小屋展覽。甚至是近年回到台灣後，若有空到不同城市旅遊，也都會去美術館與文化中心看展覽。甚至還會自己動手繪畫。感覺

上，反而因為彌補這種缺憾，我不但更為積極地參與清大藝術中心、社會藝文活動與展演等更廣泛的藝術通識教育，也不知不覺養成了一項嗜好。似乎這門沒上到的課，反而逐漸成為我持續一生、到處都在上的課。

第二門課是一門當時的共同必修課。當時上課的內容其實已經忘了。之所以印象深刻是當時上課老師提到某件環保議題，而我恰好曾經涉獵，我們彼此有不同見解。那位老師也相當開明，除了當天課堂討論，也歡迎我之後可以繼續討論。之後大約有三四週時間，我便持續尋找相關材料（那是一個網路上不普及的年代，所有材料都在圖書館。而書籍也是要用查書卡尋找的年代），希望能夠說服那位老師。這讓當時大二的我初次體驗到為了一個問題去認真尋求解答的樂趣。我想這與後來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應當有些關連。

第三門是共同成長的課。我的整個大學生涯上過最為特別的一門課是謝小苓老師開的一門教育社會學課程。那一門課的特殊性不但在於課程內容是結合當時如火如荼的教改運動，在課程形式上，謝老師安排了課堂分組與小組報告的形式，為了準備當時課堂報告與期末作業報告，我記得我們的小組兩次都是事前密集討論，直到前一天還熬夜通宵準備好投

影片與演練報告。現在回想，這種課程設計不但逼出我們在課程進行間與課後的自主學習潛力，也讓我們體會到不同於一般社團活動的學習型團隊合作的經驗。這是一項美好的經驗，而我也覺得受益良多。也因此，現在我也一直以這種精神與方向設計我的核心通識課程。

認真回想，這三門課的確讓身為清大通識校友的我受益良多。而這些收穫也都不只是純粹知識面，而是在理解、討論、多元興趣培養的面向，充分展現通識博雅的效果。清大通識已經陶冶清大學生二十載，未來不管通識教育或這些課程的面貌、形式會如何改變，希望這樣的精神和成果能夠持續發揚與維持。